

# 清初士大夫剧作家的传奇创作

顾聆森

《昆剧艺谭》第三期

—

“苏州派”以其独特的流派风格和剧作的优质高产，曾在明末清初驰骋剧坛 60 余年，造就了“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那样“家歌户唱”的大普及奇迹，与此同时，与“苏州派”风格迥然不同的正统的士大夫戏剧创作依旧十分活跃，从而形成了苏州曲家群落的另一道风景。清初苏州正统文人的传奇创作，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吴伟业和尤侗。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又号鹿樵生、灌隐主人，苏州太仓人，系复社领袖张溥的入室弟子。22 岁中举人，23 岁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翰林院编修。甲申之变，吴伟业效仿崇祯自缢，为家人所救未遂，后为弘光朝廷授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铖等不合辞归回乡。其后又归降清朝，出仕国子监祭酒。吴伟业是清初诗坛领袖，与“苏州派”领袖李玉和浙江大曲家李渔都深有交往，曾为李玉《北词广正谱》作序。吴伟业由于降清，而又不能忘怀于明室，心中的矛盾痛苦，在他的创作中有着充分的表露。著有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以及作品集《梅村家藏稿》等。

《秣陵春》作者署名灌园主人。剧叙南唐大臣徐弦之子徐适与临淮将军黄济之女黄展娘在南唐亡后的爱情故事。南唐李后主在位时曾赐徐、黄两家人于阆玉杯和宜官宝镜，以此为媒介，李后主死后，他的阴魂促成了徐黄后辈的婚事。而吴伟业自己的婚姻也是在他荣获殿试第二后，由崇祯帝“赐归里第完姻，于明伦堂上合卺礼”的。作者借此寄托了对故国的缅怀哀思，表达了自己难以忘怀于崇祯的知遇之恩。秣陵是明朝的留都，剧名也包含了吴伟业刻骨的亡国之痛，故冒襄在观看演出后就盛叹《秣陵春》之“寄托遥深”。

《秣陵春》艺术上也颇有特点，剧中有神仙，有凡人，有鬼魂，恍惚迷离，真幻相交。但基调沉郁低沉、凄婉哀伤。而其词藻赡丽。还别出心裁地把李后主的词作隐括在唱篇之中。如《秣陵春·赏音》之曲牌就包含了李后主词[阮郎归]、[虞美人]、[山花子]、[浪淘沙]、[相见欢]、[玉楼春]等诸多名

篇：

[骂玉郎带小上楼]小殿笙歌春日闲，恰是无人处，整翠鬟。楼头吹彻玉笙寒，注沈檀，低低语，影在秋千。柳丝长易攀，柳丝长易攀。玉钩手卷珠帘，又东风乍还，又东风乍还。闲思想朱颜凋换，禁不住泪珠何限。知犹在玉砌雕阑，知犹在玉砌雕阑。正月明回首，春事阑珊。一重山，两重山，想故国依然，没乱煞许多愁，向春江怎挽。

[前腔]山远天高烟水寒，留得相思苦，枫叶丹。别时容易见时难，莫凭栏，遥望见，初雁飞还。听花边漏残，听花边漏残。梦中一晌贪欢，叹罗衾正寒，叹罗衾正寒。回想着嫔妃鱼贯，寂寞锁梧桐深院。现隔那无限江山，现隔那无限江山。叹落花流水，天上人间。菊花开，菊花残，双泪潸潸，几时得旧红妆，花前再看。

杂剧《临春阁》《通天台》都是历史剧。《临春阁》剧叙隋朝谯国夫人兼涉陈后主与宠妃张丽华事。《通天台》叙梁代名士沈炯独行通天台哭汉武帝事。文辞典雅华丽，而感情浓烈。诚如吴梅所说：“吴梅村所作曲，如《秣陵春》《临春阁》《通天台》纯为故国之思，其词幽怨悲慷，令人不堪卒读。”（吴梅：《顾曲麈谈》，《吴梅戏曲论文集》第109页，）

尤侗（1618-1704）字同人，一字展成，别字悔庵，晚号艮斋，人称西堂老人。为南宋文学大家尤袤之后，父亲尤瀚雅好声韵，家教颇严。青年时，沦落不第，直到晚年应博学鸿词科中式，又遭清帝常识，出任翰林院检讨。尤侗工诗文，也曾参与修撰《明史》，曾为朱素臣《秦楼月》题词，与丘园也深有交往。著有杂剧5种：《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读离骚》；传奇一种：《钧天乐》。合题《西堂乐府》。尚有小令数套及《鹤栖堂稿》，均存。

尤侗戏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吊琵琶》取元帝与昭君出塞事；《桃花源》取陶渊明事；《黑白卫》取聂隐娘事；《清平调》取李折、杨贵妃事；《读离骚》取屈原投江谏君事。《钧天乐》故事虽系虚构，实为揭露科场黑暗而作。

传奇《钧天乐》作于顺治12年，剧演才子沈白怀才不遇，赴试不第，遂哭诉于项王庙，痛揭科场舞弊，中举者尽是“程不该”、“贾斯文”、

“魏无知”之流，才高如他则反被流放，家破人亡。据认为，剧中沈白实是尤侗青年沦落时的写照。沈白之亡妻影投苏州才女叶小鸾。尤侗的杂剧也多借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剧成即由自己家班演出。戏班也纷纷搬演，清初剧坛一时曾经广为传唱。与吴伟业的剧作相比较，二人题材多取自历史，均牵合着才子佳人借以叙事。虽然吴伟业重于对江山易主的伤怀，尤侗偏旦个人际遇的喟叹，但都是基于对社会与政治的深刻感触。二人文辞藻丽，如出一辙，且看尤侗《吊琵琶》第二折王昭君所唱的[调笑令]一曲：

谢你远劳，酌葡萄。这时节不是帘外春寒赐锦袍，难道醉臣沙场君莫笑。敢要我倚新妆，脸晕红潮，做个飞燕轻盈马上娇，则怕酒醒时记不起何处今宵。

唱篇巧妙融合了王瀚《凉州词》、李白《清平调》、柳永[雨霖铃]诸唐诗词中的名句，与吴伟业《秣陵春·赏春》可谓异曲同工。总之，其使事用典，藻丽储蓄，直承了明代士大夫以及正统文人的创作遗风，自是不能和同时代的“苏州派”剧作同日而语。